

星期日,师大研究生毕业的外甥女来家,我问:打算干什么?她毫不含糊地说,考杭州的小学教师。我惊诧莫名:研究生毕业当孩儿王?大材小用不?她嫣然一笑,舅舅,不是你那个时代了,现在,硕士博士当小学教师的多得很呐!再说,我是心理学专业的,现在身体发育普遍较早,小学生中存在心理问题的人数不少,学校非常需要能进行心理疏导的教师。

我本是教师,不过早已退休。没想到,教育形势发展得如此之迅捷。忽然想起我当教师时的一件趣事。

那天,我第一次去民办教师进修班上课,教的是《文选与写作》。这个班的学员大多是小学教师中没有合格学历的,年龄都在50岁左右。当时规定小学教师的合格学历,是高中或中等师范毕业。点名时,发现有个叫章宝兴,心里倏地一闪:是不是读小学时教过我的那一位?讲课时,我边讲边搜寻,并没有发现相像的。后来,心生一计,何不利用课堂提问?要章宝兴回答问题。那天教的是鲁迅的《故乡》,于是,我问:鲁迅有哪几本小小说?人物和名字是对上号了,但一点也找不到旧时的痕迹。印象中的章老师,个子偏矮,

身材瘦削,但非常精神;而眼前这一位,略显矮胖,皮肤黝黑,眼睛细小。记得章老师原先是大队会计,初中毕业,在当地算是有文化的。他教四五级的语文,还兼着会计的职务。章老师给我们印象深刻的,是他经常读错字,比如把“屹立”读成“汽立”,把“矗立”读成“直立”,把“阴谋未遂”读成“阴谋未逐”。后来,弄来了一本已经卷角的《新华字典》,这之后,似乎没有读错字了。

兴许是同姓同名,我想。下课时,我走到章宝兴身边,问他从哪来的,他说是沙地片的。我说,我也是沙地片人,你是哪个学校?他嗯——嗯——几声后不说话了,后来站起来说要上厕所去。显然,他不想说。等他走远后,问旁边的学员,终于证实他就是20多年前教过我的那个章老师。上午课结束后,我悄悄地找他:我就是你以前教过的学生,不知你有没有印象?他略带尴尬地朝我看了看。我说,你来这里进修有什么困难?他不响,低下头。我又说,要不中饭到我家去吃,我家就在学校旁边。他摇摇头,说已经买了食堂的快餐券。那么,中午休息时到我办公室喝杯茶吧。过了一会,他说,嗯,明天吧,

朱华贤

学历倒挂的老师

我明天还要来听课的。第二天中午,章老师果真来到我的宿舍,手里拎着半编织袋的特产,什么嫩玉米、青毛豆、鲜丝瓜等。他一放下就说:朱老师,我对不起你们啊!我立即打断:别叫我朱老师,我叫你老师才对。他说:啊呀,我算什么老师,现在想想,还不是害了你们。七岁养八岁,我自己都小学没毕业。嘿,要我当老师,什么贫下中农管理学校?我说,那时的形势都这样。章老师说:我老早就晓得你在这里,以为你不认识我了,所以我也

得空去淮海路一逛。数年到淮海路,街面店貌变化极大。光明邨门口,却一如既往地排着长队买熟食,毛估估起码要等一小时以上,精神可嘉。好在春风和煦,阳光微热,站着排队聊天也是一种不错的休闲方式。我对同伴说:这里原先有一家高桥食品厂,烘烤出来的鲜肉月饼喷香味美。擦身而过的一位本地阿姨接住我的话头:高桥食品厂啊,老早就没有了,你还不晓得,正宗上海人。

幸而淮海路上全国土特产商店、长春食品商店等依然还在,进店零拷花生酱、散装酱瓜,称点话梅、鸡仔饼,也不虚此行。其实我心心念念的是雁荡路上那家面馆,那碗打耳光也不肯放手的麻酱面。一路往东疾走到雁荡路上,轻轻吁了一口气,面馆门口拥着许多排队的吃客呢。

说起吃麻酱面的历史,还要追溯到提篮时代。记得上小学六



要吃麻酱面,父亲无奈,周六下班后,特地去淮海路长春食品商店零拷芝麻酱,又在家里细细敲碎炒熟的花生仁,撒在麻酱面上,还用翠绿的葱花点缀,味道比面馆的还要赞,因为这碗麻酱面里拌着浓浓的父爱。后来父亲发现雁荡路上有家面馆,专门供应麻酱面,味道正宗,偶尔会带我去吃。

麻酱面

汤亚和

工作后有了闲钱,我总隔三岔五地吃上一碗,一解馋唠念想。三年疫情,那碗麻酱面天天在诱惑着我。前些天我去看望百岁父亲,说起麻酱面,父亲只会呵呵地笑,似乎全然记不起来了。

这家面馆店里,矮小的桌椅间,站着许多等座的吃客,简直可以用寸步难行来形容,餐饮环境不敢恭维,却有不少外地游客尤其是女孩子,拎着大包小包,心甘情愿地等。后来才知道,这家现在也已经是“网红店”了。

我与同伴各点了一份麻酱面,又要了焖肉和清汤,好不容易等到了座。对面一位60多岁的上海爷叔麻酱面先到,他特地加了一份,慢吞吞很有耐心地把麻酱顺时针方向搅拌均匀。他见我专注地看着,咧嘴一笑:我家就住在附近,吃这碗面已有30多年历史了。他又介绍说:麻酱面从北方传来,调料中芝麻八分,花

生酱二分,如何调到至臻至味,店家有独特配方,秘不外传,自己无论如何怎么做,总不是那个滋味。

我们要的麻酱面隔着人群,终于曲里拐弯传了过来。我其实也算老食客,深谙其中的奥妙——拌匀后用筷子卷起几根面条,在面条上的芝麻与花生酱交融相拥后,散发着浓烈的脆香,一下子复苏了味蕾的记忆,还真是小时候的那份怀念。

岁月流转,时代在变,不变的是人的情怀,唯有美食可以等待,不可辜负。

同伴是第一次吃麻酱面,她吃得酣畅淋漓,眉开眼笑,不好意思地低声解嘲:我还以为上海的“麻将面”,就是面上放着像麻将牌那样的牛肉面。哈哈,好好吃好的。她有夸张地笑了起来。我噗嗤笑了出来。朋友是新上海人,来自遥远的大西北,那里是面食之乡。但愿她来到上海这座“海纳百川”的城市后,就从这碗麻酱面开始,融入进来。

北朝使者李谐到南梁出访,梁武帝陪他一道出游,偶然到一处放生地,梁武帝问李谐:“彼国亦放生否?”李谐回答:“不取亦不放。”梁武帝听了十分惭愧。(张岱《夜航船》)

梁武帝问李谐这个问题,意在炫耀,我们这里人人有好生之德,所以才能做出这种善举,你们做得到吗?李谐不愧是辩才,他的回答充满机锋:“我们不捕捉,也不放生。”既然没有取,自然就没有放了。言下之意,你们捉了生灵再放生,这不是善,不是功德,而是虚伪,是假慈悲。所以梁武帝听了才感到难为情。

“不取不放”,短短四字,却充满了大智慧。从自然观来说,保护自然,与自然和谐相处、共生共荣,比此处掠夺、彼处修补的惺惺作态,更加文明进步。从社会观来说,公平公正、共同富裕,相较于少数人掠取海量财富然后用三瓜俩枣博取善名,自然不可同日而语。“取”与“放”,关键不在“放”,而在“取”。“取”,有合理之取和不义之取,杜绝不义之取,方能维护并净化社会生态。我为“不取不放”智慧点赞。

小时候住在外婆家,外婆是苏州人,每天吃了晚饭,打开收音机听一档评弹是她的日常。我舅舅也喜欢评弹,他和邻家男青年两人干脆弹起了弹词双档,我舅舅弹琵琶,那青年弹三弦,还请了个评弹女艺人教他们唱蒋月泉的开篇《杜十娘》。我也跑去凑热闹。女艺人先唱一句,然后让我们跟着唱:“窈窕风流杜十娘,自怜身落在平康”。刚唱了前半句,只听见那女艺人说:“小妹妹,徐格格十娘包杜字,唱咯辰光嘴巴要包起来。”其实这是评弹艺人对运腔和吐词的要求,但对年少的我来说是有难度的,我觉得还是弹琵琶好玩,可以自由自在。从此,我与琵琶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1970年,我赴江西插队,怕我寂寞,舅舅把他的琵琶送给了我。在农村干了8个月农活,突然接到公社通知,让我参加公社的文艺宣传队。在那里,我碰到了另一位弹琵琶的女生,姚柔芝。小姚说话软软的,走路慢慢的。她会弹许多琵琶独奏曲,如《彝族舞曲》《天山之春》《狼牙山五壮士》等等,这些都是我从来没有听到过的。小姚的那把琵琶更是让我羡慕:红木的底盘,光滑锃亮的面板,白色的相是用象牙制成的;弹出来的音色,高音处清脆明亮,低音处浑厚柔顺,我的那把琵琶与之相比真是相形见绌啊!小姚善良大气,她把自己的乐谱毫无保留地借给我抄。白天劳动,晚上就在微弱的煤油灯下静心地练。

江西的气候比较潮湿,我的琵琶头与身体脱胶了,用黄鱼胶胶、用绳子绑到不行。我祖父前几年从长春电影制片厂翻译岗位退休回到上海,知道我的情况后,从退休工资中拿出一笔钱,给我买了一把实木琵琶,并对我说,你现在好好学琵琶,以后要学会作曲。

「不取不放」

王懋明

教的是公共选修课,听课学生很多,所以没有机会与他个别交流。

章老师说:田文是研究生毕业的,去年还破格评上了副教授。而我这个爹,也算教授,我却……哎,看见儿子都有些难为情。一直在旁的我女儿笑着说:这倒有趣,50多岁的章老师听40多岁我爸的课,而我爸又听30多岁的小章老师的课。

七岁养八岁,初毕业教高小,高中没毕业教高中,这是我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学历常态。假如女儿读过叶延滨的诗《比我小五岁的班主任》,一定会从有趣中感受到无奈。现在,不会再有了。

小时候住在外婆家,外婆是苏州人,每天吃了晚饭,打开收音机听一档评弹是她的日常。我舅舅也喜欢评弹,他和邻家男青年两人干脆弹起了弹词双档,我舅舅弹琵琶,那青年弹三弦,还请了个评弹女艺人教他们唱蒋月泉的开篇《杜十娘》。我也跑去凑热闹。女艺人先唱一句,然后让我们跟着唱:“窈窕风流杜十娘,自怜身落在平康”。刚唱了前半句,只听见那女艺人说:“小妹妹,徐格格十娘包杜字,唱咯辰光嘴巴要包起来。”其实这是评弹艺人对运腔和吐词的要求,但对年少的我来说是有难度的,我觉得还是弹琵琶好玩,可以自由自在。从此,我与琵琶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1970年,我赴江西插队,怕我寂寞,舅舅把他的琵琶送给了我。在农村干了8个月农活,突然接到公社通知,让我参加公社的文艺宣传队。在那里,我碰到了另一位弹琵琶的女生,姚柔芝。小姚说话软软的,走路慢慢的。她会弹许多琵琶独奏曲,如《彝族舞曲》《天山之春》《狼牙山五壮士》等等,这些都是我从来没有听到过的。小姚的那把琵琶更是让我羡慕:红木的底盘,光滑锃亮的面板,白色的相是用象牙制成的;弹出来的音色,高音处清脆明亮,低音处浑厚柔顺,我的那把琵琶与之相比真是相形见绌啊!小姚善良大气,她把自己的乐谱毫无保留地借给我抄。白天劳动,晚上就在微弱的煤油灯下静心地练。

江西的气候比较潮湿,我的琵琶头与身体脱胶了,用黄鱼胶胶、用绳子绑到不行。我祖父前几年从长春电影制片厂翻译岗位退休回到上海,知道我的情况后,从退休工资中拿出一笔钱,给我买了一把实木琵琶,并对我说,你现在好好学琵琶,以后要学会作曲。

没过多久,小姚就被当地的剧团招走了。又过了将近一年,我也被当地另一家剧团录用。那是一个演赣南采茶戏的戏曲团体,伴奏却是一支中西结合的混合乐队。乐队指挥是原江西省广播艺术团团长王宝全,他是下放到了采茶剧团的。王老师会拉小提琴,还擅长配器,他训练了一支管弦乐队,弦乐、木管、铜管一应俱全。一部大戏推出,王老师亲自给各声部配器,然后给我们排练。在那里,我了解了什么是和声,什么是织体。我又经人介绍,认识了琵琶前辈庄永平,并拜他为师。在剧团的十余年中,除了排练演出,我有大量的练琴时间。这些积累,也为我后来考上海音乐学院琵琶专业打下了一定的基础。1987年,我在音乐学院毕业,完成的处女作《春潮》正是汲取了赣南采茶戏的音乐元素。这首作品获得当年上海市职工作曲比赛三等奖。

后来我改行了,数十年时光荏苒,步入老年,又以“玩”的心态重新拿起琵琶,并创作琵琶曲。《乐记》说:“凡音者,生于人心也。”是音起人心,音由心生。心语离我很近,我随时可将自己的感受唱出来,弹出来;心语又离我很远,因为这些即时的感受都是碎片,如果没有缜密的思考,没有内在的逻辑联系,不可能成为一首完整的乐曲;有了完整的乐谱还要通过演奏传递出来,否则,无异于纸上谈兵。我将创作的六首独奏曲,以《琵琶心语》之名,在众多师友的帮助下,以电子乐谱的形式出版,并附有完整的录音。《水韵》《忆江南》取材于弹词音乐,《致敬木卡姆组曲》取材于新疆木卡姆,《春潮》取材于江西民间音乐……琵琶常带给我欢乐,给予我陪伴,可谓人生一“知己”。英语“PLAY”即演奏,玩音乐的心情很好,这又何尝不是一种人生追求呢?

琵琶心语

黎延平

小时候住在外婆家,外婆是苏州人,每天吃了晚饭,打开收音机听一档评弹是她的日常。我舅舅也喜欢评弹,他和邻家男青年两人干脆弹起了弹词双档,我舅舅弹琵琶,那青年弹三弦,还请了个评弹女艺人教他们唱蒋月泉的开篇《杜十娘》。我也跑去凑热闹。女艺人先唱一句,然后让我们跟着唱:“窈窕风流杜十娘,自怜身落在平康”。刚唱了前半句,只听见那女艺人说:“小妹妹,徐格格十娘包杜字,唱咯辰光嘴巴要包起来。”其实这是评弹艺人对运腔和吐词的要求,但对年少的我来说是有难度的,我觉得还是弹琵琶好玩,可以自由自在。从此,我与琵琶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1970年,我赴江西插队,怕我寂寞,舅舅把他的琵琶送给了我。在农村干了8个月农活,突然接到公社通知,让我参加公社的文艺宣传队。在那里,我碰到了另一位弹琵琶的女生,姚柔芝。小姚说话软软的,走路慢慢的。她会弹许多琵琶独奏曲,如《彝族舞曲》《天山之春》《狼牙山五壮士》等等,这些都是我从来没有听到过的。小姚的那把琵琶更是让我羡慕:红木的底盘,光滑锃亮的面板,白色的相是用象牙制成的;弹出来的音色,高音处清脆明亮,低音处浑厚柔顺,我的那把琵琶与之相比真是相形见绌啊!小姚善良大气,她把自己的乐谱毫无保留地借给我抄。白天劳动,晚上就在微弱的煤油灯下静心地练。

江西的气候比较潮湿,我的琵琶头与身体脱胶了,用黄鱼胶胶、用绳子绑到不行。我祖父前几年从长春电影制片厂翻译岗位退休回到上海,知道我的情况后,从退休工资中拿出一笔钱,给我买了一把实木琵琶,并对我说,你现在好好学琵琶,以后要学会作曲。



龙脊梯田美如画 陈祖金 摄

七夕会

2月的某个周六,我去宁波金峨山观音岭徒步时,偶遇一位徒友父亲带着幼儿一起徒步,一问得知女娃才不到三岁。这么小走得动吗?父亲说:她能走就让她走,走不动了,就抱着她走一段。这是我参加户外徒步八年以来见到的年纪最小的徒友。我抓拍了几张照片,回到家后整理照片时,不禁被其中一张照片深深打动。

照片定格的是父女的背影,他俩正沿着石阶拾级而上。可并排行走三个大人的石阶路上,扎着羊角辫的小朋友两脚一前一后踩在一高一低两块石阶上,双臂弯曲上提,一副使劲努力的样子。父亲背着一个很大的蓝白色户外包走在娃的右边,与娃隔着一个大人的身位,脚踩石阶和土质山地之间狭小的水泥坡地,显然他是特意给娃留出足够空间以便她独立往上走,他则侧身低头注视着娃,关注着娃的安全。蓝天白云下,这幅亲子徒步的背影图拨动了我的心弦,深深印入我的脑海,关

掉手机相册后,那个背影依然挥之不去。那是一种想来即莞尔的美好感受,我似乎与这位小朋友共情了,很为她有这样一位疼爱自己的父亲感到幸福和骄傲:爸爸到哪儿都带上我,和我一起爬山,一起看山水和日出日落,让我多见世面、开阔眼界长知识。

亲子画面总让我格外触动,让我倍感温暖,也许是因为自己小时

从小带你看世界

朱一瑞

小时候缺失直观可感的亲子之爱吧。我生长在有四个子女的大家庭,父亲偏爱两个女儿,尤其是聪明伶俐的二姐,走亲戚访友都带着她,对儿子却很严格,哥哥和我常挨揍——那个年代奉行棍棒教育理念,儿时的记忆中没有父亲的慈爱,就怕一不小心惹怒父亲而受皮肉之苦。

时过境迁,人们的观念和做法与时俱进。如今,我国的年轻父母们对于亲子教育已经知行合一,驾轻就熟了。不过,方式方法还比较

有限,大多局限于亲子阅读、亲子游戏等“文静”场面,不敢“放手”,就怕孩子磕碰受伤。我经常在旅行途中看到老外与幼儿结伴,或手推婴儿车——娃就躺在车里熟睡,或背在身上——胸前或身后,年轻的父母似乎丝毫不觉得带小不点外出会有什么风险,会太麻烦而影响旅行质量,反而很享受亲子同行。这种亲子画面,总能吸引我的眼球。起初觉得有点不可思议,少见多怪——国人多半是不敢带这么小的娃外出旅行的(现在也越来越多了),见多之后我很欣赏这种特别的风景,但在宁波的山里邂逅那位徒友携幼儿一起徒步时,还是有点好奇,过后依然印象深刻,并不禁为他的大胆细心耐烦点赞叫好。

亲爱的宝贝,我要从小带你看世界,让你体验乐事,让你耳濡目染,潜移默化,打小培育积极健康的兴趣爱好;与你同行,陪你长大。那张照片中的父亲仿佛暗自对幼小的娃如是诉说。这是何等美好的亲子之爱啊。

养育

小时候缺失直观可感的亲子之爱吧。我生长在有四个子女的大家庭,父亲偏爱两个女儿,尤其是聪明伶俐的二姐,走亲戚访友都带着她,对儿子却很严格,哥哥和我常挨揍——那个年代奉行棍棒教育理念,儿时的记忆中没有父亲的慈爱,就怕一不小心惹怒父亲而受皮肉之苦。

时过境迁,人们的观念和做法与时俱进。如今,我国的年轻父母们对于亲子教育已经知行合一,驾轻就熟了。不过,方式方法还比较